

# 一个越南移民如何制造美国贪污案(1) ◆ 七海

■ 经理周凤  
西雅图「供水延伸工程」的



周风今年44岁,已婚并且有两个女儿,长得矮胖敦实,常戴一副金边眼镜,总是笑眯眯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英文名叫乔,同事给起了个外号——“老实人乔”。他为人低调,周围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他就在马德森的办公室楼下的办公室上班。

20岁时,周风就已经在“西雅图公共市政机构”的水务部门实习了。2005年,他升为助理土木工程师。周风在不少同事眼里“很和气,虽然不可能与他太亲密,但他是个不错的人,工作很有效率,客户很喜欢他,他从不消极怠工。”他可以与客户直接打交道,开单据,接受付款。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财务管理极为严密的国家,让一个政府雇员单独拿取支票并把它们带回办公室,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合理的收费程序应该由客户自己把费用交到指定地点,或通过电汇支付费用。但是,周风似乎不同寻常,他俨然是政府信赖的人,居然可以代替西雅图政府收费,直到事发也没有人质疑他的所作所为。

马德森发现了周风的一些违反机构规定的蛛丝马迹。接着他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周风的上司马尔,

2010年10月22日,西雅图“公共市政机构”的审计负责人马德森表情严峻,焦躁不安。他通过电脑的信息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电脑联网一般会把西雅图居民的垃圾处理、用水和污水处理费用显示出来,通常它的金额是180万美元。但马德森在电脑所找到的数据与常规情况差异太大,数字远远低于预期。实际上,这些钱已流向了一个私人账户上。该账户的所有者是该机构的老雇员,越南移民周风。

马尔一直把“老实人乔”当成骨干,十分信任他。马德森说:“看起来,人们交的费根本没有进入正常的支付流程!”他随后把事情捅到了人力资源总监那儿。在人力资源总监办公室里,周风表现得似乎十分迷惑,他否认自己“伪造”了付费情况,他声称不知道是谁用了他的ID进入计算机系统干坏事。据他说,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经常把自己的密码写在便条纸上粘在计算机上。他还故意提到有一个女人曾经与他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这个女人并没有对他怀恨在心,最终这个会议不了了之。周风的上司马尔一直站在周风一边,他认为周风“根本就不该是贪污的料”。马尔甚至表示他可以在“任何时间”担保周风的人品。

过了几天后,周风告诉一位高管,他找出了问题的所在。周风的妻子告诉他,周风曾在网上设立了两个在线的支付系统,就在10月22日那天,费用被及时支付了。周风随后提供了一份复印的银行在10月22日支付款项的说明。这个说明很显然不是伪造的,管理人员要求周风提供原始的单据。周风却在推托,最终也拿不出任何有效的依据。2010年12月10日,西雅图市政机构认

为周风制作了计算机的凭据“来遮盖所做的一切”。2011年2月,市政机构解雇了周风。“风纪委员会”同时对他罚款1500美金。公共服务机构随即紧急成立了风险控制小组对西雅图整个水务服务付费系统进行检查。不久,这个小组发现了另外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些小动作。有6名工作人员也有与周风类似的行为,有4人被开除,有1人被暂停工作,另有1人辞职。

这些事情对周风似乎影响不大,他被开除后又在另一个城市找了份高级技术工程师的工作,当然那个雇他的城市似乎根本没有通过网站等相关媒体了解他的信息。2011年8月,周风又开始上班,仍然可以每月挣到4766美元。他好像又逃过了一劫。

## 越挖越深的贪污案

但是,让周风没想到的是,之后一年内,西雅图公共服务机构又对他的资料进行了复核。他们再次查阅了周风的相关信息、数据和文件。

周风是西雅图“供水延伸工程”的经理,有机会直接与需要新的供水连接装置的房屋开发商直接接触。通过周风,开发商得到供水工程

的费用预算,其中包括了服务安装费用等。周风所经手的一个上述主供水管道延伸项目所花的费用大约是1万美金,其中有一半是与周风的工作有关,而另外有1200美元包括了计划评估和管理费用。而真正进行延伸供水连接的工作,由政府的工作人员完成,实际的费用接近4000美元。一旦这些花费明确,开发商会交给周风现金支票,但周风只需交给他们自己手签的收据。

通过这种方式,周风迅速收敛了大量钱财。周风经手的支票与合同总是不相符的,也没有人去监督周风得到的支票是否与其做的工作相符合。通常情况下,客户支付体系会与发票的金额相符,而周风所负责的主水管延伸工程项目却没有这样严格地得到监管,它只是整个客户支付体系的一个分支而已。如果这个机构的某个有私心的雇员了解这个缺点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支付体系做手脚,而不必害怕被监督。

2011年2月,一位高管在翻查周风的一些档案,正在此时一个开发商来电要求对之前他们的水管延伸改建工程进行修正,这位开发商伸了手之前一位破产的开发商的项目,新的开发商想知道之前破产的开发商所付的37000美元费用是否可以继续使用。这位高管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支票复印件。但是,不论如何寻找,都找不到相应的支票。这位高管甚至向周风打电话询问此事,周风非常配合,他告诉这位高管许多办法,但这些办法都不可行。

2011年12月9日,事件的真相才慢慢浮现。一位会计查到一笔付给城市管理机构的2000美元的支票被转到了一个非政府部门的账

户上。这个地区的房屋管理机构意图将支票核对,该支票是支付2008年的一个主水管工程的。这张支票的复印件背面有一个印章,其内容为“按美国银行的要求进行支付”并附有编码和存款代码。支票上的钱被汇入了个人账户中,这个账户实际上属于周风。

2012年1月5日,政府服务机构的主管与该市的检查机关进行了接触,并组成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的人核对了支票与合同之间的关系。他们查出47张有问题的支票,总额达50万美元。47张支票中仅有12张存进了政府的户头下,另外35张,数额达455576美元的支票不知所踪。

2012年1月24日,警方到美国银行调查了相关的情况。银行表示,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没有发现在2006年曾经开设了一个与住房管理机构的支票相对应的账户,但是他们发现了两个账户,一个名字是以“约瑟夫·风”,另一个是以“海城”的名字注册的账户。这是周风的障眼法,他虚构了一个政府的雇主,开设了两个账户,然后向银行表示通过这两个账户向该市的管理机构转账,这样银行就放松了警惕。“我们发现71张支票本来是应该付给西雅图市政当局或是服务机构的,但却转到了这个账户上。其时间是从2006年1月至2011年1月,数额从675美元到217655美元不等,总数达到了1090762.16美元。”大多数支票的现金是从2008年1月到2010年11月存入的,大多数的金额为1万至2万美元,主要是开发商开出的,几张是3万美至4万美元。

##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37.我要练习写字了

据汪泉事后回忆,当时自己脑袋瓜似乎是一块木头,什么也记不住。想要用心记点东西,感到不舒服,痛。这种感觉,除了自己,别人很难体会。然而再痛再不舒服,也还得记。因为所有进病房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都要考问她自己叫什么名字,压力很大,只好在心里默默地记。单个字还容易些,三个字连在一起就不行了,只好像记外语单词似的死记硬背:“吴彤彤彤彤!”“曹星玉曹星玉曹星玉!”每次大约要背上三五十遍,上午下午晚上,一天三次,就是这样还不断地上。刚刚记过背过的名字,当她们进来一考问,“汪泉,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又回答不上来了。等这个人出去以后,只好问身边的护理员、二姑姑或者护士,刚才出去的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然后再不断地背,不断地记。记住一个医生的名字得一个月时间,这也就是说,要背上将近两千遍!

就这样和尚念经似的天天背,天天训练,持之以恒,总算把三位医生和护士的名字搞清楚。不管是吴彤彤主任,还是曹星玉和周佳菡医生进来查房,都能准确无误地叫出名字来。等到原先这批忘记的字记熟恢复后,我再制作一批新的卡片,换上新的字,积少成多,不断积累扩大。

转眼到了二月底。那天,我上医院送午饭,汪泉已直直地坐在活动折叠桌前等候用餐,见我进来,喜气洋洋地举起手里的勺子,朝我挤眉弄眼地做鬼脸。移植以来,整整三个月,医生不容许她坐起来,只能躺在床上说话,吃饭,做事。今天终于可以直着身子坐起来,显得有点兴奋,胃口也特别好,一盘猪手黄豆和粉条白菜都吃了个光盘底净。饭后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时,问:“刚才你不是说还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吗?”汪泉咬了口苹果,说:“我想要个练习本。”“要练习本做什么?”我不解地问。“练习写字呀!”她一边吃苹果一边说,“今天吴主任说我从今以后可以

坐起来,我就想,从现在开始,我要练习写字了,加强自己右手的活动。以后病好上班,做编辑写不了字怎么行呢?!”

我心里一阵高兴,觉得汪泉这种状态非常难得。想法很好!”我鼓励她说,“本子没问题,我会解决好的。”“我还要个握力圈,加强右手握力训练,争取早日康复出院,也能节省一点医药费!”

为了慎重起见,离开医院前,我上办公室找曹医生谈了汪泉的要求。她听后也很高兴,说:“此前没让汪泉坐起来,是怕她肺部和颅内血管再次破裂出血。因为改变体位,会使肺部和颅内受压增加,影响受损血管壁的愈合;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导致新的血管破裂出血。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了。她想练习写字,加强自己手部的活动,这很好,很有必要。另外,我还建议你家里的人,平时要多与她交流沟通,刺激她大脑,以利于进一步改善她语言功能。这样,一面继续通过药物来控制真菌感染,一面运用内病外治的辅助手段,加快恢复她肌体的各种功能。”

只是没想到,重新握笔书写,对像汪泉这样曾参与编辑过几十种大学教材的文字编辑来说,竟吃力得如同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坡!那天,她端坐在床上拿起笔来的时候,不知怎么情绪很激动,突然问我:“爸,你说人究竟有没有濒死体验?”“这个我说不好,反正我没有。”“可我有过。”接着她讲起了自己在舱内濒临死亡时的体验。

汪泉出舱后,在8楼单人病房抢救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转移到7楼普通病房。上楼顶要爬两层楼梯,共五十级台阶。这短短的登楼路,对她来说,不亚于古时的蜀道难。由于左腿无力,在平地行走一腿软一腿硬,还能凑合。上下楼梯,麻烦就大了。上楼时,她先将右脚踏上去踩在台阶上,然后左手抓着栏杆,我扶着她身子和有病的右臂,两人同时发力,将身体重心连拖带拽往上提,顺势将左腿抬了上来。上一级台阶,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就这样,爬上三五级台阶,就要抓着栏杆歇歇,接着再爬,比刚学步的婴孩爬楼梯还要累人,也使我“移植就是一次重生”的话有了进一步体会。造血干细胞移植并非只是某一单个器官移植,而是整个人体的一次脱胎换骨的重新组合。

### 22.我真的想帮你

波亚着急地说:“我没有搞砸你的事情啊,我真的想帮你的!你想问我什么问题,我不是都回答了吗?”安叔把眉毛扬得很高:“你以为你真的回答了我想知道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波亚紧紧地抱着枕头,十分委屈地说:“是你自己说我都回答了的!”安叔凶凶地说:“你回答了什么啊!你回答了什么啊!你是个男孩子,而妹妹是女孩子,女孩子的事你能知道什么!”波亚听着,睁大了眼睛,那眼神里流露出不解和惶恐。

安叔继续凶凶地说着:“你说你们学校供应午餐,可我哪里知道妹妹的学校有没有,如果没有,她每天怎么吃午饭?能不能吃饱?你说了那些有什么用,我还是不了解我的女儿!如果我了解她,她还会拒绝我吗?你还给她画什么像,你都没有见过她,不是瞎画是什么?你是男孩子,女孩子的事你根本就不会知道,尽是忽悠我,还说她们喜欢留长发,喜欢吃什么提……拉……提拉蜜糖!”安叔指着波亚反反复复地语无伦次地说着,令人莫名其妙。大滴大滴的泪珠从波亚的眼里滚落下来。

安叔越说越来劲了:“你当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在长途车站第一眼看见你,就猜出了你是一个逃学的孩子,你还当自己是好孩子?”波亚的心在发抖,他想,这个安叔太不讲道理了,明明是 he 找到了我,让我做他的旅伴,我一路上都听他的话,回答他想知道的问题,可现在却又又不信任我了,说我搅乱了他的事情,说我在忽悠他,还说我不是个好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样想着,波亚便大声地对安叔说:“安叔,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听你话的,诚心想帮到你,你和妹妹没有沟通好,不是我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能耍赖皮的!你不信任我,就是不信任你自己,我的朋友扣子说,不信任别人也不信任自己的人,是最愚蠢的人!”

“你说我是最愚蠢的人?”安叔非但不好好想想波亚的话,反而越加恼怒了,又向波亚扑来。见到安叔冲了过来,波亚将手中抱着的枕头朝他扔去。白光一闪,顿时,波亚眼前出

现了无数个枕头,它们像炮弹一样从波亚的手里一发发地弹射出去。白光发出“嗖嗖”的声音,在流星雨般的发射中,波亚一会儿在空中俯冲,一会儿躺倒在地仰射,他从各个角度拉响了炮门。可是,安叔还是从枕头炮弹里冲了出来,将波亚扑倒在床上。

安叔使出全部力气,将波亚的两条手臂压在脑后,然后,他将自己的一条腿紧紧压住波亚的肚子。波亚一边用力地蹬腿,一边大声地喊道:“你是坏蛋!你是骗子!”安叔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腾出一只手来,一把掐住了波亚的脖子:“我再让你叫!我再让你叫!”

波亚脸涨得通红。忽然,他想起了扣子曾经教过他的一招功夫。有一阵,扣子迷上了散打,学会很多招式,他让波亚也跟着学,可波亚没有兴趣,波亚喜欢耍双截棍,“哼哼哈兮”,他觉得那才叫时尚又潇洒。波亚想拜个师傅,可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决定跟着电视上学,结果,有一天被爸爸妈妈撞上了,他们说什么都不同意他练双截棍,爸爸说那不是正经事,妈妈说看着就像耍猴。没办法,只好偷偷地自学,可那

双截棍总是甩不出去,老打到自己的头,波亚最后只能放弃了。扣子便对波亚说,还是我来教你一招“肚皮功”吧。可波亚练了一两个月,扣子都说通不过,还说那不是“肚皮功”是“肚皮舞”。

不管怎么样,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波亚开始发功,他把肚子用力一顶,整个肚子像皮球一样鼓了起来,果然,安叔压着他的那条腿一下子被顶了下去。波亚趁机一个鲤鱼翻身,跳下床来,抓起自己的书包,打开房门冲了出去。

波亚在前面跑,安叔在后面追。波亚又变成了一匹快马。波亚飞快地奔跑着,一晃就转过两条街,把安叔甩得远远的。只听安叔一边追一边喊着:“波亚,你停下来!你听我说,我是信任你的啊!”波亚不理睬安叔,继续跑着。安叔追得气喘吁吁:“你快……停下!我……不是骗子,不是坏人!我是……一时犯糊涂了,你也要……信任我!”安叔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从后面传来。安叔的脚步慢了下来,很快就追不上波亚了。只听他叫了一声“我跑不动了!”之后,就没有了声音。

## 星星湾

简平

